

余秋雨



文化苦旅全书记评本

寻觅中华

余秋雨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觅中华 / 余秋雨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9

(文化苦旅全书点评本)

ISBN 978-7-5080-4867-3

I . 寻… II . 余…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333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寻觅中华

著 者: 余秋雨

书名题字: 管 峻

责任编辑: 淡 霞

特约编辑: 程军川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 版: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印 张: 22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867-3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入灰暗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辞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是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辞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

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异国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远比想象的精彩。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

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 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四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本。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现在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

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是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是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我从灾难时期开始一步步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终点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这是一个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我锻铸了它，它也锻铸了我。书里边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没有在以前出版的书里出现过。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〇〇八年初春

目 录

目 录

总序	····· 一
猜测黄帝	····· 一
天灾神话	····· 一九
问卜殷墟	····· 三一
古道西风	····· 五〇
黑色的光亮	····· 六九
稷下	····· 八五
诗人是什么	····· 九六
历史的母本	····· 一二三
丛林边的那一家	····· 一三二
千古绝响	····· 一四七
重山间的田园	····· 一七三

从何处走向大唐……	一八七
西天梵音……	二〇〇
长安的闪电……	二二九
唐诗几男子……	二三三
乱麻背后的蕴藏……	二六二
哪里来的陌生人……	二八五
总是那么郁闷……	三〇四
到寒舍坐一会儿……	三二三

猜测 黄帝



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里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触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

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

就下山。

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

他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完全无关。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会少一点。

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毛泽东比蒋介石熟悉得多。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化遗嘱。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做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

军事及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一切军事或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只不过军事或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面对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纤尘全无，火气顿消。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臚杂世俗激情。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

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几

天，仍然回不过神来。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